

度，同時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憲政建設不僅是政治建設，也是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民治、民有、民享應為一體而同時造成，這便是三民主義民主憲政建設的理想。同時，他也體認民主憲政是積無數人犧牲、經長期艱苦奮鬥所得來的成果。他指出「大家對民主主要消除廉價可買，一蹴可得的心理，大家要犧牲奮鬥，刻苦努力，才可以收到自由的果實，培養民主之根基」。

憲政光輝不容污損

經國先生認為民主憲政建設必須放眼全國，瞻望未來。我國行憲伊始，中共即全面叛亂，大陸淪亡，使億萬同胞未能享受他們在憲法上應享的自由權利。因此，經國先生明確指示：「行憲是全中國人在建國途程上一致殷切期望的根本大業，而中共全面叛亂，致使大陸同胞至今不能享受憲政的果實，因之，我們的責任仍然未了。尤其今天中共偽政權窮途末路，劣跡昭彰，已經證明共產制度徹底失敗，大陸同胞嚮往復興基地民

主憲政之心，益見迫切，我們更要加強憲政建設，來顯示臺灣海峽兩岸的強烈對比。追根究底，就在於有無實行一部基於三民主義的憲法，而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偉大號召，匯為洪流，激成巨浪，一舉摧毀共產暴政，讓我們億萬同胞早日和我們同享美好的憲政成果」。這一神聖偉大的任務，他要我們共同擔負起來，必須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我們的民主憲政才能普遍推行於全國。

經國先生在就任第六任總統時，曾宣示：「民主自由是中國政治的道路，憲政是貫徹民主自由的根本，中國軍民用血汗犧牲的代價，創造了憲政的光輝。這一光輝絕不容許污損，這一根本絕不容許動搖，並且還要擴大政治參與，維護自由人權，使民主自由的基礎建築在全民意志、國家利益之上，建築在道德理性、法律尊嚴之上，建築在和衷共濟、精誠團結之上」。他當選連任第七任總統時，更宣示三項奮鬥立場和方向：「一、確信力行民主法治是復國建國的康莊大道

；維護憲法、貫徹憲政是擊潰共產暴政、重光大陸的主要憑藉力量。二、確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全體中國人的公意，是掃蕩馬列邪說的利器，也是中國致富致強的唯一出路與必然歸趨。三、確保復興基地安全，鞏固團結，壯大國家建設，充實反共戰力，是自立自強的基礎，是實現一切目標的前提。」近十年來，在他的領導下，民主憲政便一直朝著這些既定目標前進，在復興基地勵行政治革新，推進各項建設，使經濟自由化、國際化，步向已開發國家行列，科技文教日益提昇普及，國防日益強固壯大，近年來更以宣告解散、開放組黨、解除報業限制、開放外匯和赴大陸探親等開明措施，加速民主憲政的發展。

經國先生崩逝後，我和他生前一起服務的情景，不斷在眼前重現，他對我的指導和勉勵，更不斷在腦海迴響。在滿懷悲慟中，重溫他對推行民主憲政建設的指示，勉成此篇，願我同胞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積極推行民主憲政建設，完成他未竟的志業。

亦師·亦友·亦長官

（本文插圖刊第39、40頁）

●陳叔同（臺北網球俱樂部主任委員）

作者初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是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時期，及後來到臺灣多所往返，但都是二十年前的事。記得卅八年底初來臺灣，他住在中山北路巷內寓邸，我和先兄訓念，一同到他家

吃年夜飯，吃到道地的寧波家鄉菜，他能飲又善勸酒，你來我往，幾至不醉毋歸。一次有人送他上好紹興酒，請董顯光先生吃飯，特地要魏景蒙先生找先兄訓念和我一起參加，在老正興飯店喝

了好多杯，那時我覺得他是一位很隨和且待人熱忱的兄長。他在家裡給我一張照片，蔣公穿著披風站在一個山嶺，旁立經國先生，以手杖遙指前方。經國先生解釋說，這是蔣公卅八年引退離

開首都南京前一刻，特地再登紫金山，最後一眺金陵河山景色，指着說：「我一定要再回來。」看到這張歷史性的照片，整整四十年了，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卅九年四月我奉中央社派到舟山工作，在前線新聞同業還有中央報的劉毅夫、王介生、新生報的李蔚榮，以及當地浙海日報的陳英烈等多人，隨後由臺灣來的又有龍芳率領的康樂總隊，日月潭番化社毛王爺的山地歌舞團，戰地一下熱鬧非凡，舟山駐軍正要舉行官兵代表大會。不久，當時總政治部蔣主任經國先生偕同蔣堅忍、何志浩二將軍及參謀一行亦到來。蔣主任特別在大會中作了一場精彩的演講，引起滿場熱烈掌聲。內容已記不起，只記得講詞感人，且極具說服力。我們一羣記者聆聽之下，既覺欽佩又感意外，對經國先生的才識，開始有認識。會後不幾天，蔣主任電話約午餐，到時見其夫人亦在座，方悉那天是他的生辰，藉機慰勞康樂總隊隊員，席間總隊長龍芳暨隊員紛紛起立敬酒，大家咸感興奮。事後據告，其所以未邀防衛司令官石覺將軍及政務委會秘書長陳保泰，或新聞單位，因經國先生不願驚擾他人，以免消息在後方洩露，為安全為民心，經國先生極具警覺性。

乘報社吉普車，然後再出發參觀遊覽，凡南部名勝，如恒春、四重溪、山地門、旗山、六龜、烏山頭水庫等處，無不到過一次或二次，而足跡所至，必深入基層，留意民情，關心民瘼，順便問起軍風紀事件，作到明察暗访於無形。

經國先生極具風趣而有人情味，曾有一次我們散步於市區街頭，途遇前上海市長當時任省漁管處長陳良先生，遂相邀至舍間閒談話舊，經國先生忽憶隔日即為陳良先生的生辰，臨時囑內子上街買小蛋糕一只並點燃蠟燭，齊唱生日快樂歌，逗得老公公笑呵呵不已。因陳良先生身材魁梧，無時不面掛笑容，灰髮白眉，一副彌陀相，經國先生稱他為老公公而不名。

又有一次經國先生南巡，值時序秋節，臨返臺北，口袋中掏出臺幣兩張計二十元，囑於中秋時購買月餅，代送在陸軍官校受教中的長公子孝文，並說此錢定要收下，我也唯有應命。

民國四十五、六年間，作者接救國總團部令派為高雄支隊長，以接替前任閻振興先生之缺，一度為青年學生服務，再三年，在經國先生力勸下我被北調進了總統府。為了舉居家北遷，經國先生還陪我到南京西路他原作會客及小型會議開會用的日式平房內察看，他騰出空屋讓我進住。

隨侍蔣公期間，每逢夏季來臨，必追隨移居陽明山，而我的住所，却巧在前草山公園山坡上方和經國先生夏居緊鄰，因此朝夕相見。多年相識，曾有二次我見經國先生情緒至為不快，一次在陽明山蔣公官邸，他走進我辦公室，告訴我救國團預算二百萬，被行政院刪除，他心中頗感不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平，我說是否可另想辦法，他沒回答就離去，想不到他也有這類的煩惱。

另一次是他五十歲生日的時候，我們隨行在日月潭涵碧樓，經國先生在晚餐後拉着我往坡下走，在稀疏的樹林中，他在閒聊之外，低沉而緩慢地說：「年過半百，一事無成」他似乎非常感慨，想說而沒有說什麼。他有萬重心事，顯然是對國事的責任感。

以上所述，是過去將近卅年的事了。經國先生以平凡、平易、平實自況，無論在大庭廣眾之中，或私人交往之際，都是和藹可親，雍容寬厚。民國六十一年出任行政院長，六十七年就任第六任總統，七十三年當選連任第七任總統，遭遇國際局勢遽變，鎮定從容，處變不驚，大力推展經濟建設，使我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加強實質外交，擴展國際地位，倡導政治革新，光大民主憲政，確保國家安全，創造政治奇蹟。十餘年來他公務日益繁重，除偶爾在集會中見面外，殊少相見。我除重回新生報短期工作外一直在中央文工會到退休。經國先生憂勤國事，健康日損，奉獻了整個生命。他的突然離去，我們不禁哀悼痛哭，他已做到了蔣公所示：以國家安危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總統經國先生安息吧！